

正定二日

——关于一位剪纸艺术家、一座寺院和一块碑的笔记

唐吟方



左：毗卢殿。右：龙藏寺碑亭全景，左边是复刻碑。

2023年年末的某一天，北京某报社组织在京的评论家、艺术观察者六七人，赴正定观摩剪纸艺术家任智需的剪纸展览并举行对话座谈。我以艺术观察者的身份随团前往。友人事先在电话里头告诉我任先生的一些情况。年近七旬的任先生是正定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十多年放下手边的活计，重拾青少年时的爱好，投入了大量精力，用剪纸的方式进行主题性创作，其作品都是巨型剪纸，而且成系列……我对剪纸素无研究，却阴差阳错与一些剪纸艺术家有过接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吕胜中先生常常见面，听他讲过从民间艺术转化为现代艺术符号“髻娃娃”的演变过程；本世纪初曾赴河北蔚县参加过剪纸节，与当地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聊过剪纸的乡土背景；后来还有一个契机到湖南望城采访过秦文蛟，一位大半生投入剪纸创作与收集的老剪纸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剪纸艺术馆。对于成长于北方农村的任智需，他的剪纸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力量让他六十岁以后推着一辆流布甚久的民间艺术在现实环境中行走？他的大剪纸创作又和当代维系着什么样的关系？我充满了好奇。

我们一行人抵达正定已是中午，我迫不及待地提出先去任智需的剪纸馆。任先生的身形与相貌，与友人的转述还是有不小的区别，这位正定市郊的前村支书，据说还是河北的武术名家，看上去身手矫健，实在与想象中的农民出身对不上号，经历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他穿着休闲，状态非常放松。他带我们参观规模宏大的剪纸馆，那个空间陈列着他十多年来心血凝成的许多个系列剪纸，单幅剪纸的幅面都超过数米，画面场景壮阔，在视觉形式与叙事结构上，作品已突破剪纸原有的意义，具有相当的当代色彩，比如可以完整地呈现一个主题，强调画面的视觉感，被“放大”的画面与对“连环画”形式的挪用，是从前小体量剪纸与传统章回体式的激活与沿用，并赋予剪纸与当代壁画一样的体量与表现力。

任智需自述小时候曾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贩卖剪纸，富足后的他重返少年时藉以糊口的剪纸，通过剪纸实现“自我书写”。剪纸馆展陈的正定名人系列、党史人物系列、燕赵圣贤名人系列、武术系列、中医系列以及《红楼梦》系列等等，我相信大多数影响过他或与他生命的某段经历有过交集，给他滋养与力量，是他人生背后的精神图像，在塑造与记忆的穿插中叙述，有回望也夹杂着眺望，烙上了深深的燕赵痕迹。这就理解为什么那些不同的主题会同时出现在他的剪下。《红楼梦》系列是个例外，是他用心甚深的一个专题，细细构思，刻得很慢，有些甚至一式二图。这个系列的创作，蕴含着两个关键词：地域上的“正定”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外景拍摄地就在正定。

任智需那些大剪纸创作中的党建人物系列值得一提，它所涉及的都是百年间人物。不同于古代那些传奇英雄人物，这一系列中大多数人物形象为人熟知，他们的影像被广泛传播，在“象”与“剪纸化”之间，怎么重塑人物形象？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他坦言有个团队替他收集人物素材，汇拢后由他提炼设计加工。除了人物造型的独特塑造，还要避免与同类主题同质化，以及照顾到连续性系列图像的形式变化与某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他的形式观与他自小练武有关，导源于武术中的“意”与“形”，比如讲求形式的“势”与“充实”，是直觉也是经验生成。至

于大剪纸中流露的豪气，则多半出于燕赵人的本色。我没想到任先生介入创作的过程也那么动人，更惊讶于他创作意识铺陈张扬时的横贯古今。我原本只对题材背后的人感兴趣，现在竟对其创作的方式也有了兴趣。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触碰过的主题，在乡土、时代、精神的轮转叙述中，任智需的创作注入了他对历史的沉思和敬意，中间渗透着一种关怀，还有那贯穿古今的朴素的乡土情结。一个评论家用“刀锋追笔锋，剪纸志史”来形容任智需的行为，我是赞同的。

我因任智需而来正定。正定让我牵挂的还有那块千古传名的龙藏寺碑。次日吃过早饭，我们在任先生助手小乔的引导下到隆兴寺。

雪后的华北，阳光明媚，尽管气温有点低，空气却清新。隆兴寺瓦楞上还留着薄薄的一层雪，画出了被林徽因所称赞的中国古建筑屋顶最美的一刻。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红色的院墙、高耸的飞檐，让这座走过千百年至今仍矗立于市井的寺庙显得有点暖。龙藏寺碑在书法史上被称为“隋碑第一”，体貌上实是承隶意的正书。依我看，这块处于转型时期的碑刻之所以吸引人、被人推崇，无外乎它具有艺术演进过程中未定型的优势，符合儒家外观内蕴的诸多标准，刚健内敛又书意充盈。喜欢说过话的康有为甚至说“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我此前看过的都是印刷质量精粗不一的复制品，一旦走近原碑，还是有点兴奋。

碑亭二面封闭，碑面前后即南北方向是敞开的，因为是国保文物，碑亭敞开的二面安上了木栅栏，里面采光不是太好，加上北方风沙大，碑面积满了灰尘。趴在栅栏上往里头张望，无法看清碑面的文字，碑的下端残得厉害，能看清的只有碑额那三行气韵十足魏碑味道极浓的“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功造龙藏寺碑”。我借助手机镜头观察这块名碑每个局部，尽管碑面的墨拓失真，还是看到碑字形体扁平外扬的结构，正如杨守敬描述的那样：“正平冲和处似永兴，婉丽道媚处似河南，亦无信本险峭之态。”杨守敬的话反过来的理解，初唐三家与龙



《红楼梦》系列之一（剪纸）任智需

藏寺碑似有某种血脉上的关联。我此时有点一眼千年之感，毕竟是一千四百年前的旧物，虽因看得不甚清楚感到悻悻，还是觉得不虚此行。原碑东侧树了一块1:1复刻碑，碑身裸露在露天化日下，便于游人就近观赏。只是龙藏寺碑真物在此，不知为何又多此一举？其实只要对原碑亭亭略加清理，调整采光，聘用高手重做墨拓，就会还龙藏寺碑一个俊朗的原貌。

名寺多有名碑相伴。隆兴寺里的古碑并非只有龙藏寺碑，还有如“大唐开业李公之碑”，也是刻于初唐的楷法上乘、点画结体精美的佳作，可惜因名气不大，被安置在寺院最后一进的某个角落里。其他如“大宋重修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立于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出于当时的名手。寺内还有赵孟頫写的一块小碑。

两位文化名人与隆兴寺有缘。1933年4月梁思成帮助手来正定考察古建，借住在隆兴寺方丈院的东厢房，用一周时间调查、测绘、记录、拍摄了隆兴寺在内的六七个古建，留下了一份《正定调查记略》。他们的工作分三部分，为那些濒临倒塌的古建拍摄外观影像，测绘古建，留下保存古建密码的详细数据，此外还绘制了古建平面与结构线图。同年11月梁思成林徽因与助手第二次来正定，完善、补充上次的测绘数据，为期十天。三十年后梁思成第三次来到正定。后来正定以及周边地区的古建能恢复原状，就得力于梁



《红楼梦》系列之一（剪纸）任智需

饮中三品，各有其致，酒近仙，茶近佛，咖啡近情。情者，性也，饮食而外，人类大爱，亲情，友情，情似情，宗族情，家国情，世代绵延，亘古不绝，唯情一字而已。是故古曰：食色性也！乐事人间，延续后代，是为至性。酒性烈，放达，有阳刚之美；茶性温，甘苦相济，有中和之美；唯有咖啡温婉，缠绵，乃呈阴柔之美。所以，咖啡近情，其位独特，无可替代。鄙人浅见，不足为公论，一笑可也！

三品之中，茶和酒堪称吾国国粹，乃是国人引以自豪的文明瑰宝。酒趣茶韵，造就了中华千年风雅。而咖啡非是，国中原先少有此物。我们有酒家，有茶肆，有勾栏瓦舍，却没有咖啡厅。因为咖啡的产地在赤道沿线，南美，东南亚，印度、越南都有，我国海南、西双版纳有一些，但产量不多。国人喝咖啡，应是近代以来之事。

关于咖啡的起源，据说是在九世纪的埃塞俄比亚，一个名叫卡尔迪的牧羊人，在寻找丢失的羊群时，偶然发现了一种羊吃过就非常兴奋的红色浆果，这就是后来人们饮用的咖啡豆。这是关于咖啡起源的一种说法。（参看蒋春生：《神奇的“黑色魔力”：咖啡的时空之旅》，《光明日报》2024年7月18日。此后引文未见注明者，均同此注。）于是在世界各地不同时期掀起了令人迷醉的“黑色风暴”。此物的发生与被发现，的确有一点神秘色彩。即使是它的生长史，也极富令人遐想与诱惑的魔力：果实呈椭圆形，未成熟时为青绿色，成熟后其色艳红，烘焙后则发出黑色的光芒。

咖啡的生长史，仿佛象征着女性的一生一世：垂髫的豆蔻年华是青涩的，丰腴的成熟期有令人迷乱的艳丽，那些曾经的青涩，顷刻间化为了娇艳鲜丽的红玛瑙，而她烘焙后黑色闪亮的芬芳，足以劈开人们内心的暗夜，却是人们永恒之爱的诱惑！所以我认定咖啡近于女性。她的存在足以引发一场关于一只苹果的美丽战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生生死死的爱恋，乃至陆游与唐婉的那种悲情的叹惋，这就是咖啡。这就是令人又恨又爱的，欲罢不能，又让人沉醉的，甜而苦、苦而甜的“毒液”。当我认真回想这植物和它的果实，它的色彩和香气，它的令人升腾欲望的黑色汹涌，让人联想和战栗的岂止是海伦，岂止是西施和貂蝉，又岂止是中宵夜静的长生殿！

说到咖啡，我眼中总会无限地向前延伸，从西湖的平湖秋月到塞纳河左岸，多瑙河边，乃至被诗人命名为翡冷翠的波多里，一座连着一座彩色遮阳伞花朵般绽放，那就是如今时兴于世界的咖啡座。一杯咖啡，拂起一缕清香，有人对着悠远的帆影凝神，有人瞩目于柳荫深处野花丛中的迷人背影，他是在盼望着一袭倩影？他是巴尔扎克？他是罗曼·罗兰？他是雨果或者小仲马？是他们的与佳人约？上海外滩，平湖秋月，以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展翅于珠江边的那

只白天鹅（白天鹅，珠江边宾馆名）。由于国门开放，在当日中国，咖啡已经从京城六国饭店的云端流向了民间，成为一道时尚的风景。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咖啡馆于是被尊为知识传播和时尚交流的一种方式。即使是在文明时尚的西方，咖啡的传播也是最先启动在知识密集的地区，咖啡成为时尚与知识界的钟情于斯是一致的。据称，17世纪初，在英国牛津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随后，这些在牛津、剑桥、哈佛或者耶鲁周边的咖啡馆里聚集了年轻的学者和教授，一杯咖啡，足以消磨一个下午。他们在这里研讨学问、复习功课，讨论时潮，咖啡于是成为了俗称的“便士大学”。不仅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还有作家和诗人，他们利用咖啡馆的空间喝着下午茶，写作，或者会见朋友。咖啡馆于是由“智慧殿堂”发展而为知识共享空间。它频繁地出现在诗歌和文学作品中，16世纪初的阿拉伯语颂歌：“哦，咖啡！你驱散了所有忧伤，是学者们的渴慕之光，它给追求智慧之人带来健康”。17世纪18世纪，咖啡更是大量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从弥尔顿到济慈，从狄更斯到萨特。艾略特甚至说：“我用咖啡勺丈量了人生”。

在中国，咖啡成为流行的时尚，乃是晚近之事。19世纪中叶，国门开放，随着传教士、学者、商贾而来的，除了教堂、医院、海关、邮政，接着是赛马场、俱乐部、博物馆和电影院，特别是咖啡厅如花盛开。与外面世界交往多了，受到西学影响的中国知识界、学者和留学生，也自然地把西方文化、包括对咖啡的热爱带回了中国。香港、上海当然是得风气之先，旺角、铜锣湾、兰桂坊，乃至梧桐树荫下的老上海霞飞路，到处咖啡飘香，成为那个时代一道迷人的风景。

与咖啡接触多了，人们也逐渐熟悉了它的品牌，卡布奇诺、拿铁、意大利浓缩咖啡，乃至马来西亚白咖啡，终于成为普通人家客厅的常备。咖啡虽步下了神坛，却是不改它的高贵品质。它在中国广袤的乡村依然罕见，多半乃是开放的城市居民、特别是知识界的密友。一般人依然少于问津，可能由于习惯，也可能由于消费能力。一杯咖啡，不同场合，价位各异，宾馆餐厅，每款可高达百余以至数百元，即使是在星巴克或是麦当劳，也并非平民能够轻易享用的。我个人的经验是，居家自备、及时冲泡较为省钱。闲坐消遣，咖啡为伴，如对挚友，逍遥自在。

然而，说到底咖啡的作用不仅在于饮用，它还是交际场合的天使。友朋相聚，咖啡飘香，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但饮用咖啡的理想境界的确不同于酒酣话浓，也不同于茶室凝思，它最宜于二人静谥相对，亦即我所乐见的“两个人的咖啡”。或是亭午青荫，或是花前月下，一个僻静的角落，两心默默，此情此意，可比天人！

2024年9月30日于昌平北七家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多情最是咖啡香

饮中三品之咖啡情

谢冕

当晚的睡眠是毁了，第二天夜里他再三确认那些蝙蝠飞走了，但他依然没有睡好。

这段经历似乎微不足道，张老师也并不想写下来，可是那些蝙蝠的影子留了下来。

在此后的日子 悬挂在虚无里 我写出来 希望它们真的飞走了 从文字打开的窗口

这里有一扇窗。它连接现实与想象，沟通心灵与外物，有多少心事都可以从这扇窗口出入。这扇窗，是从文字打开的，我又觉得，打开的同时就关上了，“成为黑暗中的黑暗”。

我发现书架上还有两本张新颖老师的书《此生》《迷恋记》，就都取下来再读。打开一看，真是“温故而知新”！这个“新”，与其说是从“故”中生出来的“新”，毋宁说“故”本来就“新”。而“温故”，是投入了感情，投入了时间，那些文字、思想才会活起来，才是新的。这个“故”，当然不只是书，它还可以是荒野，是空气，是树叶，是在房间里藏着，又从文字里飞出去的蝙蝠。

一个背影、一首诗和一扇窗

汪广松

最近得了两张新颖老师的书：《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与《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前者为诗集，后者是关于诗和诗人的。

书到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忽然读到《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最单纯朴素的诗》一文，文章谈到熊秉真《静夜思变调》十九首的序诗，写道：“在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乡愁的时候就已经‘预言’‘预约’了乡愁。”

这话，我在课堂上亲耳听到过。在文章结尾，张老师写道：“我们中国人，念了很多书的中国人，其实对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没有感情，没有感

受到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魅力。我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想着我们的教育，看着眼前的学生，听到自己说出来的字、词、句子，有时会突然沮丧起来。”

我马上忆起了这堂课，印象中，我只清楚地记得“预约了乡愁”这一句，然后，记得张老师不上课了，转过身，面对讲台右侧的窗子站立。手中是否有根烟？忘了，只有他的背影留在了记忆中，仿佛他的“突然沮丧”化作了一个背影。

看文后写作时间，时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彼时我正在学校学习，而此时，老师不在身边的日子，读老师的

书也就相当于上课吧？他有一首诗《对话：荒野》：

我要到荒野里教书
教谁
教我自己
这样就可以任意呼吸空气
用树叶卷成圆锥形
绿色酒杯
用凉爽的拼音写柔光夜曲的信

诗写于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距离那次课已经过去十五年，上课地点从教室搬到了荒野，他自己就是学生。

对于这首诗，我想说些什么，可又无从言说，也许用那篇文章的题目来说是合适的，但是为什么要言说？一首诗可以不需要这些。我仿佛因此而获得一些“语言和形式”，但写出来的文字却分明不同。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张老师写了一首《蝙蝠》，诗中写他第一次到东北某个城市，夜里睡下了，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天花板上飞，——原来是蝙蝠。

后来它们安静了 悬挂在黑暗中 成为黑暗中的黑暗。